

大般泥洹經卷第六

食六

東晉沙門法顯共天竺沙門覺賢譯

問菩薩品第十七

迦葉菩薩白佛言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佛告
迦葉已發意者及未發意是等一切悉為菩
薩善男子譬如寒月酥油皆悉凝結無有津
澤如是修習一切契經諸三摩提發心望果
而求菩提是輩名為未發道意不能速成菩
薩之道所以者何不勤方便如寒天日故又
善男子如春時日其熱猛烈一切酥油悉皆
津澤其餘冰結一切鎔消湖池海水亦復消
竭如是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內道外道若
有至心及名聞利養聽此方等大般泥洹哉
心歷耳有發菩提未發心者如斯之等一切
身中皆有津澤浸入身中為菩提因是故我

說是善男子善女人名為菩薩如是方等般
泥洹經功德積聚覺慧無盡是故我說名為
春日所以者何開發如來常住法故復次善
男子譬如日月光明照耀諸餘光明乃至螢
火悉不復現如是大乘般泥洹經光明照耀
諸餘契經及諸三昧功德光明悉不復現是
故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方等大般泥洹雖未
發心菩提道因已入身中為菩提因是故名
為大般泥洹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
生要當必有菩提津澤入身中者以何等故
世尊說犯四墮法作無間罪誹謗經法及一
闡提於正法中作毒刺耶如佛所言若未發
意有菩提心者有何差別彼四種人應無惡
罪佛告迦葉除一闡提諸餘眾生其有聞此
大般泥洹方等契經為開覺因者當知是等

已曾供養無量諸佛聞此大乘契經所致其餘諸罪無能爲也所以者何此摩訶衍大方便力開發一切如來性故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未發心者無有樂向聞則背捨何由得爲菩提之因佛告迦葉未發意者雖不樂向而背捨去猶憶此經心不忘失則卧夢中見大鬼神現恐怖相咄善男子當念菩提若不樂向我當殺汝彼即驚怖便念菩提乃至覺已心猶續念又復彼人命終之後墮泥犁中見其罪報亦復憶念墮餓鬼中及生天上亦皆憶念於彼能發菩提之心於此大般泥洹經不樂之心從是永滅如是爲因如是爲緣則立菩提復次善男子如虛空中興大雲雨雨於大地枯木山石及諸高原其水不住流注下田陂池悉滿衆生受用此摩訶衍大

乘法雨雨一闡提如雨木石高原之地不受菩提因緣津澤復次善男子譬如種子熬令乾焦雖復時雨百千萬劫不能令生一闡提輩亦復如是於此方等般泥洹經雖百千劫聞終不能發菩提萌芽所以者何如焦穀種善根滅故復次善男子譬如明珠著濁水中水即澄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亦復如是著諸衆生五無間罪犯四墮法濁水之中猶可澄清發菩提心投一闡提淤泥之中百千萬歲不能令清起菩提因所以者何無善根故復次善男子譬如藥樹食六名曰藥王無所不治根莖華葉若汁若香或有人服或復塗身或但聞香意樂不樂其病悉除惟除必死之病不能令差如是善男子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一切衆生惡業重病悉

能療治若四墮法無間罪業及諸外道不樂
菩提聞斯方等一經耳者爲菩提因所以者
何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一切諸惡無不治故
惟除一闡提所以者何無菩提因故猶如人
身有傷壞處洵藥得行除衆疾病若不傷壞
洵藥不行一闡提輩亦復如是不可傷壞受
菩提因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剛能壞衆寶而
力不能壞白羊角是摩訶衍般泥洹經成就
一切諸惡之法皆能破壞立菩提因惟不能
破一闡提惡立菩提因復次善男子譬如諸
樹斷其枝幹尋生如故如是衆生作諸罪業
聞摩訶衍般泥洹經生菩提因如多羅樹斷
則不生一闡提輩亦復如是終不能生菩提
柯葉復次善男子譬如空中興大雲雨而彼
雨滴不住空中此摩訶衍般泥洹經普雨法

雨於一闡提雨則不住

不修真實亦不來 彼究竟處莫能見

謂彼諸惡不善業 則爲世間大鄙陋

其善修者謂修菩提不來者若自不修終不

自得真實者微密勝業如是勝業是誰不來

謂一闡提永離善心名一闡提諸增上慢一

闡提輩以何爲本誹謗經法不善之業以是

爲本誹謗經法兇逆暴害當知是等智者所

畏譬如險道中有賊盜愚夫直往不知恐懼

爲彼憍慢惡賊所害大力法王遊行此路無

有恐懼不見究竟處者永不見彼一闡提輩

究竟惡業亦不見彼無量生死究竟之處我

略說彼諸惡積聚若其聞者甚可怖畏假令

一切衆生一時發意成無上道此諸正覺猶

不見彼一闡提輩諸惡究竟成正覺時復於

何等不見究竟一切衆生皆成佛道破壞生死乃至永滅無餘泥洹無常滅盡如燈火滅是不可見謂彼諸惡業世間鄙陋者一闍提輩永離菩提因緣功德斯等名爲世間鄙陋言於此乘最後覺悟得爲佛名是亦鄙陋諸佛法爾

已作惡業者 如薩闍乳酪 愚者輕被燒如灰覆火上

有似羅漢一闍提而行惡業似一闍提阿羅漢而行慈心有似羅漢一闍提者是諸衆生誹謗方等似一闍提阿羅漢者毀訾聲聞廣說方等語衆生言我與汝等俱是菩薩所以者何一切皆有如來性故然彼衆生謂一闍提而言如來授我等法汝亦如是我與汝等皆當俱離無量煩惱衆魔惡業如壞水瓶於

會六

五

此契經必成菩提勿復生疑譬如烈士齋王使命至他國中稱歎王德寧失身命要不移易我等今日亦復如是如來記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我等要當不惜身命於凡愚中廣說此經是名似一闍提摩訶薩也若阿練若愚癡無智狀似羅漢而誹謗方等愚騃凡夫謂真羅漢謂是大士是惡比丘是現空閑阿練若處而自處置似真羅漢於阿練若行永不隨順而作異說起四因緣言方等經皆是魔說言摩訶衍是諸點慧正法劒刺諸佛世尊皆當無常而說常住當知是爲毀滅正法破僧之相作是說者名一闍提是故說言如薩闍投乳 即凝濁成酪 愚者輕被燒如灰覆火上

如是善男子當知方等般泥洹經諸佛如來

決定之說摩訶衍者最爲無上如摩尼珠明淨離垢復次善男子譬如蓮華日光照已無不開敷一切衆生亦復如是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一聞經耳若未發意不樂菩提是等必爲菩提之因彼一闡提於如來性所以永絕斯由誹謗作大惡業如彼蠶蟲綿網自纏而無出處一闡提輩亦復如是於如來性不能開發起菩提因乃至一切極生死際復次善男子如優鉢羅鉢曇摩拘牟頭分陀利生於泥中而不爲彼淤泥所汙若有衆生修摩訶衍般泥洹經亦復如是不爲煩惱之所汙染所以者何如來之性不受染故復次善男子譬如國土清涼風起一切衆生身諸毛孔遇斯風者皆除熱惱如是善男子此摩訶衍般泥洹經甘露法味一切衆生無不蒙潤發菩

食六

六

提因除一闡提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解八種術一切諸病皆悉能治惟除阿薩闍病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經及諸三昧能治一切婬怒癡等諸煩惱病而不能治犯四重禁無間罪業善男子復有良醫過八種術一切衆生諸有疾病命行未盡悉能療治惟命行盡不能令差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諸煩惱患乃至不樂菩提未發心者悉皆能治令發菩提惟除一闡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盲人不見五色良醫能治令目開明惟不能療彼生盲者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聲聞緣覺不樂菩提未發心者悉皆療治令開慧眼發菩提心惟除生盲一闡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過八種術一切衆生有疾病者書其呪術著於身上

能令諸病悉得除愈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諸煩惱患不樂菩提未發意者及四重禁無間罪業皆能除滅安立菩提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無間罪如截多羅樹及不樂菩提未發心者云何能令發菩提食六因佛告迦葉是諸衆生七若於夢中若命終時墮泥犁中而生悔心哀哉我等毀犯正法自招此罪而生誓心於此得免生餘處者在在處處要當發心爲菩薩道是摩訶衍般泥洹經威神力故是等衆生生天人中必得發心爲菩提因是故我說犯四重禁及無間業皆得發心爲菩薩因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合和諸藥名阿伽陀如此良藥在所著處一切諸毒皆悉消歇惟除一種增上毒蛇不能消伏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亦復如

是一切憍慢四種毒蛇犯四重禁及無間業不樂菩提未發意者皆悉安立於菩提道所以者何此摩訶衍般泥洹經最爲無上第一良藥故惟除增上毒蛇一闡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合和諸藥以塗其鼓若有衆生鬪戰被瘡聞彼鼓聲一切悉愈惟除命盡必應死者此摩訶衍般泥洹經法鼓音聲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音者姪怒癡箭不樂菩提未發意者犯四墮法及無間罪一切除愈惟除一闡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夜闍闍浮提人一切家業皆悉休廢日光出已其諸人民得修家事如是衆生聞諸契經及諸三昧猶如夜闍闍聞此大乘般泥洹經微密之教猶如日出見諸正法如彼田夫遇夏雨時摩訶衍經無量衆生皆悉受決現如來性八千聲

聞於法華經得受記莚惟除冬冰一闡提輩復次善男子猶如有人爲非人所持若被惡毒而得良醫或遣呪術或遣呪藥彼患即消如是善男子此摩訶衍般泥洹經若比丘比丘尼乃至外道在在處處若書經卷若爲人說其有衆生若讀若聞斯等皆爲菩提之因食六不樂菩提未發道意及四重禁五無間罪諸邪惡毒皆悉消滅惟除一闡提復次善男子猶如大王身中有蟲密食其肉而王未覺時有良醫知其病相語彼王言身中有患應疾治之時王不信不欲令治其師畏怖不敢與藥密加呪術令蟲自落王見病已乃信師語厚相待遇諸衆生等亦復如是聞摩訶衍般泥洹經不樂菩提及未發意諸佛菩薩方便爲說雖不即受而於夢中若命終時便自覺

悟發菩提因除一闡提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教其子學八種術上要祕方隱而未授知八種術善通達已然後悉教上要祕方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教法王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先學滅除無量煩惱於身修習不堅固想衆苦積聚無常變壞空無我所又復教學九部契經今善通利然後教學此摩訶衍般泥洹經令知衆生有如來性是常住法悉發無上菩提之因除一闡提如是善男子此摩訶衍般泥洹經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當知此經無上之術良醫食六祕要復次善男子譬如船師乘船度人到彼岸已還度餘人諸佛如來亦復如是乘摩訶衍般泥洹船隨彼衆生應受化者而濟度之般泥洹已復於餘處度諸衆生是故如來名大船師是

故如來爲常住法爲度人故現有出沒復次善男子如人乘船欲度大海若得利風速到彼岸若不得風或經年歲或能溺死如是衆生得摩訶衍般泥洹風速度生死到菩提岸若不得者永溺生死輪迴苦海復次善男子如人入海遭值波浪計無濟理端坐待死忽遇風王吹到一國不覺闍至欣慶無量生奇特想如是此摩訶衍般泥洹經爲大風王衆生不知而不樂向發菩提心般泥洹風密吹令至菩提境界方知真實生奇特想復次善男子如蛇脫皮更遊餘處而實不死如是善男子如來泥洹捨彼故身如脫皮去是故如來名爲善逝捨毒藥樹方便之身或復於餘閻浮提界方便現化是故善男子當知如來是常住法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得好真金

隨意能造諸莊嚴具種種器服諸佛如來亦復如是隨彼受化於二十五有悉能現身而度脫之是故如來名無量身亦名常住復次善男子如菴羅樹及閻浮樹於三時變有時茂盛有時華果有時衰落非爲彼樹枯而更生如是善男子如來應供等正覺方便之身爲教化故亦三時現示有出生現般泥洹其實常存而不滅盡善男子如來密身其如此也如來密口說方便教亦復如是言其苦者當知如來方便密教善男子譬如大王令諸群臣亦有如是隱密之教如有時言持先陀婆來而先陀婆一名四實一名鹽二名澡槃三者馬四者劔是四種物皆名先陀婆若王食時命其左右索先陀婆諸臣應知王必索鹽若王食已索先陀婆諸臣應知必索澡槃

欲詣園林索先陀婆諸臣應知王必索馬臨陣鬪時索先陀婆諸臣應知必索利劔王有如是隱覆之言諸臣亦應知其旨趣如是善男子此摩訶衍隱密之教亦有四種如說無常其諸弟子應知如來生閻浮提當現泥洹是摩訶衍修無常想若當如來說正法滅其諸弟子應作是知如來說苦此摩訶衍修行苦想如來說身為衆患器又言僧寶亦當歸滅其諸弟子應作是知今日如來現說無我此摩訶衍修無我想若說無想空無所有及解脫者其諸弟子應作是知此摩訶衍說二十五有而得解脫衆苦悉滅是故說空若苦滅者則無所有極樂無想無常變易所不能壞是故名爲常住非變易法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其如來者即如來性一切衆生其身悉

食六

十一

有如是知者是我弟子善解如來微密之教復次善男子譬如天旱藥草香華甘果樹木皆悉萎悴不成果實諸餘一切水陸草木亦皆枯乾而無光澤又於來年復難生長如是善男子此摩訶衍般泥洹經我滅度後其諸弟子如旱天華果不能成實亦如賊城志失真寶守糠糶聚衆惡比丘既失寶已抄略撰集不善解義寬縱慢墮衰哉大險當來之世甚可怖畏快哉大利當來衆生此摩訶衍般泥洹經得聞其耳隨所聞經受持諷誦解其義趣廣爲人說因斯當得真實菩提復次善男子如有國土城邑聚落有賣乳者或持水雜欺誑他人而求財物其販乳者亦復如是以水雜賣展轉相欺人買食之無有乳味如是善男子我泥洹後正法未滅八十餘年此

摩訶衍般泥洹經於閻浮提流行於世諸惡
比丘寬縱懈怠衆魔伴黨壞亂正法自造經
論偈頌讚歎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抄略增損
爲利養故欲多畜積非法財物壞亂正味令
法薄淡加復邪說文字不正設受學者亦不
尊重供養恭敬內懷邪諂爲利養故現樂法
相此摩訶衍般泥洹經當於爾時爲斯等輩
之所毀辱復次迦葉以斯義故善男子善女
人於摩訶衍般泥洹經當勤方便立丈夫志
所以者何如來性者丈夫法故女人志者於
一切法多生染著力不堪任發摩訶衍深經
妙味善男子譬如蚊蚋身出津澤不能令此
大地潤洽其女人法猶如大地多諸渴愛譬
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衆流皆歸于海而彼
大海未曾滿足女人之法亦復如是貪受五

食六

十二

欲而無厭足是故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欲
得方便離女人法當勤修習摩訶衍般泥洹
經所以者何此摩訶衍般泥洹經說如來性
丈夫法故若有衆生不知自身有如來性世
間雖稱名爲男子我說此輩是女人也若有
女人能知自身有如來性世間雖稱名曰女
人我說此等爲男子也如是善男子此摩訶
衍般泥洹經無量無邊功德積聚廣說衆生
有如來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疾成如來
性者當勤方便修習此經迦葉菩薩白佛言
善哉世尊我今修習般泥洹經始知自身有
如來性今乃決定是男子也佛告迦葉善哉
善哉善男子當勤方便學此深法如蜂採華
盡深法味譬如迦葉蚊蟲津液不能令此大
地沾洽如是善男子當來之世衆惡比丘壞

亂經法無數無量如高旱地非此大乘般泥
洄經所能津潤所以者何當知正法滅盡衰
相現故復次善男子譬如夏末冬初秋雨連
注溫澤潛伏如是善男子此摩訶衍般泥洄
經我般泥洄後正法衰滅于時此經流布南

食六

十三

方為彼眾邪異說非法雲雨之所漂沒時彼
南方護法菩薩當持此契經來詣罽賓潛伏
地中及諸一切摩訶衍方等契經於此而沒
哀哉是時法滅盡相非法雲雨盈滿世間修
習如來恩澤法雨護法菩薩人中之雄皆悉
潛隱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諸佛如來
聲聞緣覺性無差別惟願廣說令一切眾生
皆得開解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多養乳牛青
黃赤白各別為群欲祠天時集一切牛盡擊
其乳著一器中同一珂色如是善男子諸佛

如來聲聞緣覺其性清淨皆同一色所以者
何同漏盡故譬如金師取其金鑛種種異色
消鎔精鍊純一金色所以者何無量無數麤
鑛煩惱皆消滅故是故當信此摩訶衍品般
泥洄經一切眾生皆有真實如來之性悉同
一色迦葉菩薩白佛言如世尊說一切眾生
皆有佛性而無差別於此未了且置眾生如
世尊說聲聞緣覺及諸菩薩不得泥洄惟有
如來得此大般泥洄是故當知非諸聲聞及
辟支佛同如來也若無差別云何世尊獨於
無量阿僧祇劫修行方便積累功德佛告迦
葉我先所說是則如來方便密教言諸聲聞
不得泥洄是故當知一切皆以此摩訶衍般
泥洄經而般泥洄唯佛境界是故此經名大
般泥洄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則為異如

佛所說聲聞緣覺及諸菩薩皆當悉歸如來
泥洹猶如百川歸於大海常住之法佛告迦
葉我最常也迦葉白佛云何世尊如來之性
不異異耶佛言有異迦葉白佛云何爲異佛
告迦葉譬如牛乳一切聲聞如來之性亦復
如是猶如成酪食六一切緣覺如來之性亦復如
是猶如成酥菩薩摩訶薩如來之性亦復如
是猶如醍醐諸佛如來其性亦然如是善男
子此摩訶衍般泥洹經四種差別迦葉菩薩
白佛言世尊一切衆生其性云何佛告迦葉
如乳未成與水血合無量煩惱覆蔽如來真
實之性迦葉菩薩白佛言如世尊說拘夷那
竭國有旃陀羅名曰歡喜當成佛道於此世
界千佛之數世尊記荊一發念頃便成佛道
以何等故世尊不記尊者舍利弗目犍連等

速成佛道佛告迦葉或有聲聞及辟支佛諸
菩薩等不發速願護持正法有速願者斯等
發願有差降故因菩提力世尊記荊速成佛
道復次善男子譬如商人載摩尼寶道路經
由野人聚落唱賣珍寶諸野人輩聞聲來看
見寶不識即便大笑謂爲甌石如是善男子
如來記荊諸聲聞等當成佛道得最勝處當
來之世有諸比丘寬縱懈怠不識真實猶如
野人疾病困苦貧窮出家信心淺薄邪命詭
曲若聞如來授聲聞決即便大笑當知是輩
爲沙門像非真沙門食六是故善男子或有發願
速持正法又復不發速持願者是故如來隨
其遲速而授彼記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菩
薩摩訶薩云何當得不壞眷屬佛告迦葉勤
修方便護持正法是爲菩薩摩訶薩人中之

雄不壞眷屬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衆生不知六味佛告迦葉不知三寶始終長存是等衆生不知六味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醋鹹淡六味差別一切衆生亦復如是愚癡無智不知三寶是長存法是故名爲不知味者復次善男子其諸衆生不知如來是常住法我說斯等名爲生盲肉眼衆生知如來性是常住者我說是等名爲天眼若有衆生聞摩訶衍能信樂者我說是等亦名天眼正使衆生有天眼者不知如來是常住法我說斯等名爲肉眼所以者何如來之性常住真實而彼不能勤修習故復次善男子當知如來爲一切衆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衆生種種形類悉能化現同其境界而爲說法一音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歎言善哉如來

以我音聲說法復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月言語不正而彼父母欲教其語先同其音漸漸教學當知父母非實不正諸佛如來亦復如是爲教化故同彼形類音聲語言然其如來不實同彼方便示現隨順世間

隨喜品第十八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色光普照四衆光明照已純陀長者便疾奉施如來大衆最後供養爾時純陀與諸眷屬得大歡喜舉聲歎曰哀哉希有供飯如來難復再遇即以種種衆寶之鉢食六盛上味飯持來向佛十六當於爾時有大威神天而遮其前謂純陀言勿便供食願令我等復得須臾瞻覩如來爾時世尊復放光明照彼天子時彼天神承佛聖旨聽純陀前爾時天人及諸衆生種種雜類各異音

聲內懷悲感哀聲動地與純陀俱供佛及僧
奉施最後檀波羅蜜爾時世尊欲令比丘比
丘尼及諸衆會知時到故復放光明悉照衆
會時諸比丘知時已至各整威儀執持應器
如受施法純陀長者爲佛及僧布置種種衆
寶牀座懸繒幡蓋香華瓔珞爾時三千大千
世界莊嚴殊妙猶如西方極樂國土純陀長
者住於佛前憂悲悵快重白佛言惟願世尊
猶可哀愍住壽一切若過一切佛告純陀汝
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知是時當疾供設最後
檀波羅蜜純陀白佛唯然世尊爾時一切衆
生異類天人菩薩同聲唱言奇哉純陀爲最
後施奇哉純陀爲極大施然今我等所設供
具於茲便成無用之物各各歎恨愁憂苦惱
爾時世尊自身毛孔一一皆出無量化佛一

全六

十七

一化佛皆有比丘眷屬應彼一切令得供養
時諸衆生皆大歡喜爾時純陀所設供具承
佛威神諸來大會皆得充足純陀歡喜而自
念言今日如來一切大衆皆悉受我最後供
養然後如來當般泥洹其餘衆生亦作是念
今日如來與諸大衆受我最後飯食供養然
後泥洹不受餘請是時堅固林側其地狹小
以佛神力故如針鋒處皆有無量諸佛及其
眷屬於中坐食爾時天人阿脩羅衆皆大悲
歎而作是言今日如來受我最後飯食供養
當般泥洹我等當復何所奉事哀哉我等孤
無蔭護爾時世尊即爲一切而說偈言
汝等莫悲歎 諸佛法應爾 雖曰爲泥洹
亦不究竟盡 如來常住法 永處最安樂
諸有狐疑者 諦聽我今說 我以離食想

身無飢渴患	我今當為汝	說其隨喜願
令一切眾生	得安隱快樂	諸佛如來性
真實常住法	今汝等聞已	當勤方便修
如鳥及梟鳥	其性甚相違	能令同群遊
止宿相娛樂	如來視一切	猶如羅睺羅
應常捨慈悲	永入於泥洹	能令盛毒蛇
冤羅同其穴	如來捨慈悲	永入於泥洹
能為伊蘭樹	同百葉華香	如來捨慈悲
永入於泥洹	能令迦留果	味同耽摩羅
如來捨慈悲	永入於泥洹	能令一闍提
悉成平等覺	如來捨慈悲	永入於泥洹
若一切眾生	一時成佛道	如來捨慈悲
永入於泥洹	假使蚊蚋水	侵壞此大地
百川皆流溢	大海悉盈滿	如來捨慈悲
永入於泥洹	汝等諸眾生	深樂正法故

食六

十八

謂如來永滅 憂悲而愁歎 從今於如來
 莫念非常想 當知如來性 長存不變易
 法僧亦復然 皆非磨滅法
 如是善男子此三法者常住不變真諦之言
 一切眾生遭諸恐怖此真諦說能令安隱欲
 度一切險難曠野此真諦說能令得度此真
 諦言能令枯樹更生華葉若此四眾聞是妙
 願三法常住隨喜說者設未發意不樂向者
 斯等皆為菩提之因三法常住是名如來最
 妙隨喜誠諦之說若比丘比丘尼能為一切
 眾生解說三法常住當知是等堪受一切羅
 漢供養若異此者則不堪受乃至一切旃陀
 羅等樂聞如來隨喜說者亦復得離諸憂恐
 怖爾時天人阿脩羅等聞說如來為常住法
 心得歡喜心得柔軟心得真實心離陰蓋心

得清淨顏貌怡悅如蓮華敷散諸天華燒衆
名香鼓天妓樂供養如來及比丘僧爾時世
尊告迦葉言善男子汝見何等希有之事迦
葉菩薩白佛言唯然世尊我見奇特未曾有
事見一切諸天人民阿脩羅等設供具者各
得如來與諸大衆受其飯食又見是食六中其地
狹小容諸如來大衆牀座一針鋒處乃有無
量諸佛眷屬而受供食說隨喜偈彼諸衆生
各不相知而謂如來獨受我請而今世尊與
諸大衆哀愍純陀受彼最後檀波羅蜜佛神
力故令此大衆皆得滿足然其世尊實不搏
食惟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等人
中之雄能知如來方便現化爲此奇特未曾
有事聲聞緣覺所不能知甚奇世尊無數無
量如來常住爾時世尊告純陀言汝見奇特

未曾有不純陀白佛唯然已見向見如來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如是如來無量
無數與諸菩薩眷屬圍遶今見世尊真實之
身獨處大衆猶如藥樹與諸菩薩前後圍遶
佛告純陀向者諸佛皆是現化哀愍安樂一
切衆生開其意故令彼功德不可得盡作此
現化而諸衆生悉不能知惟諸菩薩成就無
量菩薩功德中之雄能知如來方便現化
汝今純陀亦復如是成就菩薩功德十地之
行純陀白佛言如是世尊我等皆當修習菩
薩一切隨喜佛告純陀莫隨貪果如餘契經
純陀白佛諸餘契經爲非經耶佛告純陀彼
說有餘純陀白佛言其義云何佛告純陀如
我所說
一切歎布施 無有呵施者 施犯戒福少

施持戒福增

我說是契經雖歎一切施而施有差降施犯
 戒者無毫釐福布施持戒獲其大果不必悉
 同純陀白佛云何世尊而說斯偈一切讚歎
 布施功德佛告純陀除一種人歎一切施純
 陀白佛除何等^{食六}人歎一切施佛告純陀除一
 闍提歎一切施純陀白佛何等名為一闍提
 佛告純陀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誹
 謗經法口說惡言永不改悔於諸經法心無
 歸依如是等人向一闍提道若復衆生犯四
 重禁作無間罪不自改悔而無慙恥彼於正
 法永無護惜不與護法之人以為知識於諸
 善事未曾讚歎若復邪見無佛法僧我說斯
 等向一闍提道除斯等類歎一切施純陀白
 佛何名犯戒佛告純陀犯四重禁五無間業

誹謗正法純陀白佛言如此重罪有差降耶
 佛言有差降彼雖犯戒尚服法衣而生慙愧
 咄哉我今犯斯重罪何其怪哉造斯大苦而
 懷恐怖生護法心我當讚歎諸護法者當復
 降伏諸非法者於方等經諸禪三昧方便勤
 修若如是者我說斯等為不犯戒所以者何
 如日光出微塵障翳皆悉不現如是修習此
 摩訶衍契經日光無數無量衆罪積聚皆悉
 消滅是故此經說護法者得大果報若不爾
 者是則名為最大犯戒若施此等無毫釐福
 復次善男子犯^{食六}四重禁能知真實如來之性
 與護法心若施此等所以得大果報者何如
 有女人國土荒亂將一嬰兒欲至他國道遇
 大水汎漲流漫攜兒而度水流漂急不捨其
 兒母子俱沒然彼女人曾作惡業以護子功

德命終生天如是善男子犯四重禁五無間業深自悔責興護法心本作不善諸惡之業以護法故得爲福田堪受信施護法功德亦得大果純陀白佛言世尊若一闍提還生信心悔過三尊若人施與得大果不佛告純陀莫作是語譬如有人食菴羅果并取其核壞而食之持彼空核種著地中雖復澆灌終不得生彼一闍提亦復如是壞善種子欲令改悔生其善心無有是處是故名爲一闍提也布施持戒得大果者果亦不同所以者何布施聲聞及辟支佛所得果報皆有差別惟施如來獲最上果是故說言非一切施得大果報純陀白佛言何故世尊而說此偈佛告純陀有因有緣時王舍城有不信優婆塞奉事尼捷而來問我布施之義我攝彼故爲說斯

偈當知如來方便密說爲菩薩故非是一切悉能了知是故菩薩人中之雄當於如來有餘說中分別其義降伏一切諸犯戒人如除穉穉害善苗者復次善男子如我所說偈

一切江河必迴曲 一切叢林必樹木
一切女人必諂僞 一切大力必安樂

爾時文殊師利即從座起整衣服爲佛作禮而說偈言

非一切河必迴曲 非一切林必樹木
非悉女人必諂僞 非爲大力悉安樂

如是世尊略說法門非決定說所以者何此三千世界中閻浮提外餘閻浮提有正直河其直如繩從其西海直至東海如方等阿含中說是則如來有餘之說一切叢林必樹木亦有餘說所以者何林有二種亦有金銀瑠

璃寶樹之林一切女人必諂僞者亦有餘說
有諸女人持戒清淨其心質直一切大力必
安樂者亦有餘說如來法王最爲大力名爲
安樂轉輪聖王及諸天神亦名大力而不安
樂是故當知非一切大力皆爲安樂惟有常
住非變易法大力泥洹安隱快樂譬如良醫
與彼病者醍醐令服時彼病者語良醫言更
與我藥我堪食之良師答言但食爾詐消已
更食若頓食不消或能殺人時彼良師實哀
病者恐其死故如是如來慈哀愍傷欲滅波
斯匿王大臣夫人高慢心故說此偈言

一切江河必迴曲 一切叢林必樹木
一切女人必諂僞 一切大力必安樂
當知世尊言無漏失如此大地可令返覆如
來之言終無有失是故一切有餘無餘皆是

食六

十三

如來攝衆生故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哀
愍一切諸衆生故廣說如來有餘無餘爾時
文殊師利復於佛前而說偈言
於他善隨順 不觀作不作 但自觀身行
諦視善不善

如是世尊說此正法亦復非爲究竟之說所
以者何衆邪外道皆向泥犁然佛世尊教諸
弟子皆向泥洹若生天上此則名爲毀譽之
說如是種種不隨順說云何世尊偈中說言
於他善隨順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我所以說
善隨順者有因有緣時阿闍世害父王已來
詣我所而問我言云何世尊爲一切智非一
切智耶若一切智者提婆達多於百千生於
如來所常懷惡心云何聽使而得出家我即
爲彼而說此偈於他善隨順彼阿闍世王有

害父罪而不自覺如來欲使自省已過令其
罪輕是故說言但自觀身行諦視善不善汝
今云何見不隨順若有持戒修行慈心而觀
彼過是則諸佛如來之法欲令已身及諸衆
生悉皆安樂是以應觀他作不作已身亦然
常作是觀是我弟子爾時世尊復語文殊
利言如我說偈

一切皆懼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已可爲譬

勿殺勿行杖

爾時文殊師利復於佛前而說偈言

非一切懼死 一切畏杖痛 亦不悉喻已

而恕彼衆生

如是世尊略說法門亦非究竟所以者何如
阿羅漢轉輪聖王玉女象馬大臣之寶若諸
天人及餘衆生能加害者無有是處勇士烈

食六

三十四

女野馬獸王持戒比丘雖有對至而不恐怖
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是則有餘說又復
不可以已喻彼所以者何若使羅漢以已喻
彼則爲命想若命想者此非上士計命想者
愚夫邪見向惡趣門又復羅漢已及衆生空
無所有誰死誰殺起害想者無有是處而彼
所說已爲喻者爲有我喻爲無我喻若是我
喻則爲下劣若無我喻是阿羅漢無有譬喻
然佛世尊不以無因而妄說法有王舍城大
獵師主殺生供施請佛及僧惟願哀受然佛
世尊未曾食肉等視一切如羅睺羅即爲獵
師而說此偈

當觀長壽者 不害衆生故 一切皆懼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已可爲喻 勿殺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人之仙安慰衆

生善說如來方便密教爾時文殊師利復說偈言

恭敬於父母 增加其供養 緣斯孝道故 死墮無擇獄

世尊此偈說無明恩愛以為父母衆生隨順

令其增長造諸惡業死即當墮無擇地獄爾

時世尊復告文殊師利如我所說偈

一切由他勢力苦 一切已力自安樂

一切憍慢勢暴害 一切賢善人所愛

文殊師利復說偈言

非一切因他力苦 亦非已力必安樂

非一切慢為兇暴 非一切賢人所愛

此是世尊略現法門非究竟說所以者何如庶民子從師而學俯仰進止悉由於師道藝既成永得安樂如王者子已力自在教不由

人愚闇常苦所以如來說此偈者其諸衆生為魔所持不得自在如來為彼而說此偈是故當知非為一切他力故苦亦非為一切已力故樂一切慢勢兇暴者此亦有餘說非一切慢為盡兇暴猶如有人憍慢傲俗出家學道或計福德持戒清淨當知是等雖為憍慢非為暴害一切賢善人所愛者亦有餘說如內法中犯四重禁能自剋勵執持威儀雖修賢行以破正業人所不愛何因世尊而說此偈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以無因而妄說法時王舍城有拘憐女名須跋陀羅惡獸世俗來詣佛所欲求出家女人之法不得自在制由男子自歸三寶佛知其意亦知是時而說此偈一切由他勢力苦善哉善哉文殊師利人中之仙能問如來方便密教文

殊師利復說偈言

一切衆生類 皆依飲食存 一切諸嬰兒

悉無悋惜心 一切諸世間 搏食增其病

一切行法者 同止得安樂

如是世尊今受純陀飲食供養將無增患爾

時世尊復爲文殊師利而說偈言

非一切衆生 皆依飲食存 非一切嬰兒

悉無悋惜心 非一切世間 搏食增其患

非一切行法 同止得安樂

汝文殊師利所得病者我當得病諸阿羅漢

及辟支佛菩薩如來悉不搏食此則諸佛如

來定法若言羅漢及辟支佛菩薩如來曾搏

食者壞大士義而受衆生百千布施讚歎一

切布施功德欲濟衆生度三惡道無邊苦海

雖不搏食而常歎施欲令衆生成檀波羅密

端坐樹下六年苦行豈說不食而形瘦耶勿

謂如來衆生同數如來已度愛欲諸流不同

世人境界行處如來境界不可思議聲聞弟

子亦復如是言搏食者是有餘說一切嬰兒

離慳惜者亦有餘說乃有無量永離慳心無

動快樂一切搏食增其病者亦有餘說外來

之病劒刺瘡疣其數無量一切行法同止安

樂者亦是如來有餘之說其法多種亦有修

習世俗善法身口意業種種淨法種種信心

而共同止不相隨順是故當知諸佛如來不

以無因緣故違義而說以教化故方便說法

時有羊頭梵志與諸同止修天祠齋法來詣

佛所爲降伏彼令捨異見而說此偈爾時迦

葉菩薩白佛言云何世尊諸餘契經皆是如

來有餘說耶佛言不也善男子若有衆生功

德成就善解深法如來為說常住安樂無餘之法諸餘衆生樂聞法者如來為彼或有餘說或無餘說迦葉菩薩即大歡喜白佛言奇哉世尊等視衆生猶如一子佛告迦葉善哉善男子應當如是諦解深法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說此方等般泥洹經所得功德佛告迦葉此摩訶衍般泥洹經聞其名者所得功德非是聲聞及辟支佛能究竟說此摩訶衍般泥洹經所生功德不可思議惟是諸佛如來境界爾時諸天人及阿修羅即於佛前同聲說偈而歎頌曰

如來天中天 甚深難思議 如來之所說
 方等泥洹經 出生諸功德 亦不可思議
 正法難思議 僧寶亦復然 惟願天中天
 哀愍小留住 上座尊迦葉 眷屬須臾至

尊者阿難陀 多聞大仙士 及摩竭提主
 國王阿闍世 斯等於如來 最親密弟子
 彼諸正士等 必懷疑惑想 如來為泥洹
 為當長存世 此等心懷疑 於何而取定
 願哀須臾住 待至為決疑

爾時世尊為諸大衆而說偈言
 諸懷疑惑者 汝等勿憂慮 我法生長子
 上座大迦葉 阿難多聞士 是等須臾至
 要令彼見我 我當般泥洹 如斯智慧士
 觀如來雙足 彼自知我身 常無常真實

爾時一切大衆眷屬供養如來天繒華蓋燒食六
 衆名香作天妓樂其數無量不可為喻供養
 佛已萬恒河沙諸衆生等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住於菩薩最初住地純陀長者歡
 喜踊躍菩提甘露以灌其頂爾時世尊告文

